

历史的颠覆者：教员

序章：教员出身清苦。教员刚刚出生，其父就去当了7年的兵，并由此完成了原始积累，其父回乡后开办商业，家境逐步好转。教员算是在底层家庭成长，幼年接受的是私塾教育，此后在师范类学校毕业，一直到成年，未离开过湖南，也没接受过系统的军事和政治教育。

第一章：孙钟山以洪门为主力发起辛亥革命，而当时实力最强的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则成为推翻清朝的终极力量，并就任总统位。袁世凯的问题是缺乏对钟幙进行全面动员的能力，他试图以君主立宪制获得真正的动员能力，然而在孙钟山的破坏之下，袁世凯最终功败垂成。袁死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孙钟山趁机在广州自称大总统，与北洋政府对抗。

第二章：1921年，钟贡秘密建党，决心以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为这个国家建立起真正的动员能力。教员在此时的身份，乃是党办秘书。对从未接受过系统军事和政治知识训练，并且满口湖南土话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教员而言，秘书和文书记录工作，无疑是他进入政治领域的最好的起点。

第三章：广州的国民政府与新生的钟贡合作，并获得了舒联的援助，开始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黄埔

军校诞生。国民党与洪门决裂。在国贡合作过程中，教员同时担任两党的党办秘书，大量接触最高层的机密，并以会议记录者的身份直接参与高层决策会议。在此过程中教员逐步成长，开始成熟起来。两年后国民政府羽翼丰满，筹划北伐，并与钟贡决裂。就在决裂前夕，眼界大开的教员回到湖南，开始在湖南进行真正的底层联络和动员。并在国贡决裂后立刻发动了秋收起义。教员自此从小秘书的角色，蜕变为革命的领导者角色。

第四章：国贡决裂后，钟贡发起的各项武装起义都很快陷入失败，钟贡领导层也因此更迭不断，教员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成功的在井冈山落脚，成为起义之后仅存的火花。在与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残军会合后，教员在井冈山地区实施土地改革，获得丰富的底层动员经验。到1928年底蒋介石完成北伐，最终击败北洋政府，准备回头来对付教员的时候，教员已经走出了井冈山，并得到了舒联以及洪门势力的支持，很快占领了整个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建立起强大的中央苏区。

第五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连续的围剿战役，围剿主力从杂牌军逐步升级为中央主力军。而与此同时，接受了舒联援助的钟贡逐渐丧失了自身决策权，被舒联派接掌了战争和政治决策权，教员被边缘化。如此消长的结果，钟贡终于在第五次围剿战役中失利，1934年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第六章：在长征过程中，钟贡进行了深刻的内部反思，亲苏派被边缘化，教员重新回归权力中枢。长征部队在国民政府主力部队的衔尾追击之下，从各地方军阀的势力间隙之中艰难突围，损失惨重。1935年长征部队到达陕北时，有生力量已经不足万人。蒋介石深信钟贡大势已去，撤走嫡系的追击部队去对抗大军压境的日本，改以一枪不放即逃离东北的东北军为主力围困陕北红军。

第七章：1936年，畏战如虎的东北军趁蒋介石来访西安之际，发起目的不明的兵变，囚禁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国贡和解，开始第二次合作。东北军自此走下历史舞台。此后钟贡在北方农村大力推行土改，实施基层动员。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役爆发，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以血肉为代价逐级抵抗，并在两湖战线扛住了日本的攻势。而钟贡则在日战区广泛开拓根据地，开展土改运动，令日本无法实现有效治理，无法在占领区恢复生产秩序，无法收税，无法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

第八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贡迅速决裂。钟贡此时已经具备强大的底层动员能力，而国民政府则完全不具备治理能力，甚至连有限几个大城市的税源都无法有效控制。国贡内战的结果，国民党统治区很快经济崩溃，钟贡则越打越有钱，百万农民推着平板车也要支持前线。最终的结果，当然是钟贡取得胜利。

第九章：钟贡取得政权后，开始修复自长征之后就与舒联变得冷淡的关系。为了向舒联交投名状，新生的钟帼派兵参与了潮蘼战争，直接对抗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新钟帼的财政不堪战争的重负，于是只能实施全面的集权制，将所有资源收归中央以维持战争之所需。新钟帼原本制定的公私并存的国策由此转向。

第十章：接下来的政治动荡岁月，就不介绍了。完毕。

序章-恰同学少年

1893年12月26日，教员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毛的父亲毛貽昌为生计所迫，扔下刚出生的教员，加入了湘军，当了差不多十年的兵。虽然没有什么官职，但是在湘军的这段经历显然让毛貽昌摆脱了贫困。回乡后毛貽昌大量购买田地，并开设商行，从事稻米和猪牛生意，甚至发行名为“毛义顺堂”的流通票据。在贫穷的韶山冲，退役军人毛貽昌显然已经取得了首富地位。

童年的教员经历了从贫苦到富裕的转变过程，他到9岁才有资格去私塾读书，一直读到16岁，接受了足足7年的传统私塾教育。接下来教员在湘阴县的一所小学读了一年，跟着去长沙的一所中学混了半年，就遇上了辛亥革命。17岁的教员效仿父亲，参加了长沙新军，当了半年的大头兵。然而辛亥革

命本身就形同闹剧，基本没有打过仗，湖南新军整天无所事事，连正常的训练都无法保证。教员对军队很是失望，于是退出军队重回校园，在湖南师范学校从预科读起，认认真真读了五年书，拿到了大学文凭。191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教员已经年满24岁，在那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成年人了。这个时候的教员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过人之处，他的身上带着深刻的学生干部的烙印，显得非常稚嫩。

从1918年到1921年的三年间，教员的日常生活就是在长沙、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游荡，操着一口湖南话兴致勃勃的参加各种学生会活动，还在北大客串过几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如果不是家里确实富裕，教员应该很难生存。整体来说，他看起来就是一名无法从大学生涯里走出来的不务正业的毛孩子。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完全没有从教员身上看到什么过人的素质。7年的私塾生涯让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并且文笔也确实不错，然而一辈子没学会官话的教员应该没有什么语言天分，所以也不擅长演说和交际。在所有需要沟通的场合，满口湖南话的教员的表现当然都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所以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对教员这位积极分子，基本上都没什么好感。李大招陈独秀们对一般学生还算热情，但是面对教员，连跟他谈话的兴趣都没有。

历代的开国之君，其实都有很高的军事政治修养。所谓的平民皇帝刘邦和朱元璋，他们的身世是很可疑的。刘邦无疑是楚国军官，而朱元璋则与白莲教脱不开干系。然而一直到1921年，27岁的教员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军事教育，也没什么机会让他获得必须的政治知识，只凭赤手空拳，满腔热情，一无所知的冲进了革命时代。然而就是这位在当时看来很是无知的平民百姓，将要彻底改写这个国家的军事和政治谱系，并将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红色钟幙。

第一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921年的钟幙正处于方向迷茫之中。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国家就没有安稳过哪怕一天。一开始孙钟山假装自己能带来巨额的外国捐款，并凭借自己洪门大佬的身份，从起义军（当时主要的起义军掌握在洪门手里）手中骗到一个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后来大家惊讶的发现孙钟山就是个嘴炮，对于治国一窍不通，至于这厮信誓旦旦的欧美日捐款更是一毛钱都没有，于是只过了两个月，就剥夺了这厮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将最合适当总统的袁世凯推了上来。袁世凯雄才大略，背后还站着钟幙在当时来说最强大的北洋系的力量，要军队有军队，要兵工厂有兵工厂，要轮船有轮船，具有相对其它人来说最强大的动员能力。

孙钟山被赶下台之后还挺不服气，没事就谋划刺杀一把袁世凯，当然，以这厮二逼的决断和执行能力来说，所有的行刺全部无果。1913年7月12号，孙钟山悍然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一帮嘴炮跟着孙钟山在四川湖广上海等地宣布独立，其实手上连兵都没有几个。孙钟山意淫自己一声令下，立刻就会万民景从，结果大家都把他当笑话看，到7月28日，短短两周之内，袁世凯就平息了全国范围内的嘴炮叛乱。

然而孙钟山这种小人在背后不停的整蛊作怪，对袁世凯的统治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心腹大患。钟幙当时的的问题是什么?是空有4亿规模的庞大人口，没有任何动员能力。满清朝廷严禁汉族的任何自我组织和动员机制，只是在最后闹出太平天国动乱之后才稍微放开一点口子，让湖南人曾国藩组织起了湘军，李鸿章组织起了淮军。后来愚忠的曾国藩解散湘军，忧惧而亡。而强悍的安徽人李鸿章则无视了慈禧这个外强中干的老妖婆的威胁，把淮军势力发展到了极致，最终成为强大的北洋军阀势力，在全国各地都布置了完整的后勤体系，名下还有轮船招商局，那可是当时钟幙最强大的长途水运力量。慈禧面对这种军事威慑毫无办法，于是她跟李鸿章的整个后半生，就是在相互岖气相互拆台，但都对对方无可奈何。

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北洋势力，当然也就成为了钟幙最有权势的人。然而他的问题在于：北洋势力

始终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北洋而已，撑死了也就几十万人。袁世凯在掌握了北洋势力之后，他就必须为这几十万人服务，而无法脱离北洋势力，去试图发展起整个4亿国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因为这必然意味着唯我独尊的北洋势力的削弱，因此也遭遇到北洋派的强烈抑制。袁世凯对于手上这把北洋势力的双刃剑又爱又恨。他尝试改革，鼓励各地举办企业，编练新军，期待在这种自然发展之中，能产生足以抑制北洋系势力的地方力量，然而孙钟山不停的捣乱断送了袁世凯的努力。袁世凯整天为孙钟山的各种阴谋叛乱焦头烂额，不得不更加倚重北洋系的力量。

我大钟幙一团散沙的局面无从改变，当然也就无法整合起足够的力量，去应对当时日益酷烈的国际局面，去应对列强的盘剥和欺凌。到1915年底，袁世凯迫于无奈，只能推行君主立宪制，成立钟华帝国，打算用皇帝的名义，来整合国人。

我们今天审阅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方案，不得不说确实是一套对最高权力进行了高度制衡的好方案。比如皇室不得加入任何政党，不得担任政府官员，不得经营商业等等。进群微信: xuetaang7799 然而孙钟山再次借这个机会鼓动云贵地区的地方军阀势力造反，污蔑袁世凯独裁，发动所谓的“护国战争”，这是孙钟山第二次站到北洋政府的对立面，当然也被袁世凯再次打得狗血淋头，鸦片将军蔡锷在北洋军系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丢盔卸甲狼狈不堪，所

谓的护国战争眼看就要变成笑话。然而天意弄人，袁世凯面对种种内忧外患，身体终于撑不住了，到了1916年6月，还没把护国战争的蠢货收拾干净，满腹的雄图伟略还没来得及实施，袁世凯就溘然病逝。接位的袁大公子袁克定根本没有乃父的威望，连北洋系的内部整合都做不到，所以整个北洋政权，立刻就四分五裂，北洋军阀势力分裂成无数个派系，相互攻伐不休。君主立宪制固然再也没人提起，就连那个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也没人还能坐得稳。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如果袁世凯的这套君主立宪制度能坚持下去，将孱弱了足足300年的四亿汉族同胞整合起来，我大钟幘说不定还能就此崛起，成长为一流强国。然而历史没有给钟幘机会……

煽动起护国战争的二逼孙钟山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事。由于这件蠢事竟然算是孙钟山这辈子唯一干成的事，所以在丫剩下的9年混吃等死的人生里，没事就拿这事来自我吹嘘。

1917年7月，文本军阀陆荣廷和广东军阀陈炯明把自信心爆棚的孙钟山弄到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孙钟山自封大元帅，发起所谓的护法战争，第三次站在了北洋政权的对立面。这一次的闹剧持续了将近一年，孙钟山在此期间饱受两位军阀的羞辱，也怒不敢言，到1918年5月，孙钟山黯然逃离广州，跑到日本去吃喝玩乐。孙钟山这一逃就是两年。在

这两年里，北洋政权走马灯一样的换总统，思想界则是一会儿五四运动，一会儿德先生赛先生，一会儿又尊儒尊孔，根本没人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微

4亿人的力量看似很大，但如何整合?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难题，从来都没有捷径。所有人都急哄哄的大声疾呼，然而又都没有方向，相互之间根本无从说服，于是动不动就大打出手。

在此期间，孙钟山在日本整体做特镇定特有办法状，还写了一本书《建国方略》，在里面瞎扯淡的讲述了丫的一些幼稚无聊的大计划，比如修10万公里铁路这种瞎扯的玩意。10万公里铁路是啥概念?我告诉你们，到2016年末，依靠“铁公基”模式支撑经济的我红色钟帽的铁路总里程也就是堪堪过了10万公里。在民国的条件下修10万公里铁路?!这只能意味着民国政府财政的彻底破产。然而这种扯淡玩意很是哄骗了国内一些无知的粉丝。到1920年底，孙钟山又被陈炯明给哄回了广州。这次孙钟山的胃口很大，他自封了一个非常大总统的头衔，准备北伐，要第四次跟北洋政权死磕。这，就是1921年的钟帽。然而这个时候的教员毫无准备，他即将要踏入这个波涛汹涌的时代。要么，这个时代的浪潮将会把他这样的平民百姓彻底覆灭，要么，他将会中游击水，浪遏飞舟。

第二章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1年7月，钟贡在上海完成了秘密建党，在建党过程中似乎还受到了一些来自官方的督查。然而诡异之处在于：当时统治上海的北洋政府没有党禁报禁这一说，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组建正党，发表政治见解，自由参与各种正治活动。所谓的秘密建党，根本就没有必要。要说透这件事，我们必须再次调过头来，检阅我党的建党之路。

除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乌托邦和瞎扯淡的无政府主义路线之外，摆在1921年的钟帼精英知识分子面前的主要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条路欧美从17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已经走了160年，整体上走的磕磕碰碰，每过个十几二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生产能力超越消费能力，产能始终过剩，过剩的问题累积到最后，必然爆发危机。为了度过危机，要么跑出去殖民，奴役殖民地百姓以补充消费力；要么就打仗，依靠战争来消耗过剩的产能。但当时的钟华民国恰恰就饱受殖民与战争之苦，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蹊径，实在是下意识的就要抵制。进群微信: xuetaang7799信 pep854 另一条路刚由苏俄发明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由国家掌控整个国家的工业命脉，统一安排生产，并统一分配利用。苏俄的这种玩法当然没有产能过剩这一说，所以理论上也没有经济危机的概念。然而单就1921年来说，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才刚刚建国，经济发展根本就还没起步，制度建设也还是一片空白，甚至还没把周边的几个国家吞并进来组建成舒联（即

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你要说舒联以后肯定依靠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神奇的动员制度成长为独力与整个欧美世界相抗衡的庞大的军事怪兽，在当时来说真是谁都不敢相信。道路虽然也算是一条道路，马克思的几大卷资本论拿出来好像也能唬住几个人，不过基本上就只是在纸上谈兵，没有现实的成功案例可以佐证，想要说服大众接受这条路，基本上不可能。

这么一看上去，当时国内的精英知识分子当然普遍陷入迷茫状态。北洋军系的各路势力相互攻伐的事就不说了，出路肯定不是这帮屁股决定脑袋的军阀分子能找到的。在广州这小地方自己号称大总统的孙钟山这厮，单单那10万公里铁路建设计划就足以万人唾骂了，当时国内知识界也不傻，都知道孙钟山这种计划有多扯淡，所以直接贬称为“孙大炮”，意思就是这厮除了喊口号，对于真正的治国一无所知，对于什么是动员，更加处于彻彻底底的白痴状态。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吧，当然比不上那些已经足足走了160年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欧美日列强，被殖民被洗劫被掠夺购买力的命运根本不可能改变。在根本没得选择的情况下，终于有一帮精英狠下心来决定赌一把，跟苏娥站在一起，试试当时根本就不成熟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这里必须再一次强调，在1921年来说，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还不足以被称为一种制度。舒联要到1922年才完成组建，然后1924年列宁去世，算

下来，要到1928年，舒联才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真真正正开始经济建设。在此期间，唯一可以拿来看的，无非就是马克思的几卷长文《资本论》。然而马克思事实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在他的设想中，在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达到高度富裕之后，美好的贡铲主义境界跟其它乌托邦并没相似的，自然就来临了，特别流畅和自然，甚至不需要经过战争，在当时来说，唯一能够吸引知识精英们眼球的，无非是“贡铲”二字罢了。

“贡铲”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之中，当然是可以与历代的造返口号划上等号的。“等贵贱均贫富”、“无人不饱暖，无户不均匀”这些曾经响彻钟华大地的造返口号，与贡铲主义的平均分配制度，根本就是一回事，以贡铲这个看起来就高大上的路径，骨子里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造返。所以，李大招和陈独绣们，当然也是为了造返。从我党建党的第一天开始，就铭刻上了深深的选择基因。与现政府谈判和改良的道路是不存在的。唯有造返，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建设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贡铲之国，乃是我党从诞生那一刻的终极追求。

所以李大招和陈独绣们必须要秘密建党。他们所图谋的，从来都不是与北洋政府合作，而是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去从事造返这项伟大的事业。而必须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而当然要依靠苏娥的支持。在苏娥那边来说，自建国后就跟自己的邻国北洋政府相处的很不愉快，边界线上争议不绝，尤其是在

东北边境，北洋奉系的张作霖联合日本，跟苏俄坚定的进行军事对抗，没事就要响几枪毙几个人，即使是第二天打起仗来也是很正常的事，北洋政府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苏俄因此也很是期待能在钟幞扶持起一些造返派的力量，孙钟山当然是一个选择，不过孙大炮这位二逼看起来实在是不够靠谱，最好还是扶持起一批完全听从自己的政治势力，去跟孙中山联合，最后把孙钟山完全架空，所以即使苏俄刚刚建国，百废待兴，自己怎么走下去也没有清晰的计划，但是第一时间，就要扶持钟幞热爱造返的精英知识分子建党。

在北洋政府那边，军阀头领们跟随着李鸿章和袁世凯一路成长，对内虽然是相互攻伐无法妥协，但是对外的时候，却真是坚定的一致持强硬态度。对于苏俄这位在历史上占领了最多钟幞领土的邻居，保持着高度警惕，在苏共1917年推翻沙皇统治建立苏维埃俄国后，也不愿意与之建交。

直要到1925年，才勉勉强强的与舒联达成了建交协议。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何1921年7月钟贡建党，必须要采取秘密建党的形式，这是一个从诞生的第一天就立志于造返的团体，它将要依靠苏俄的力量，为此它当然要向苏俄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为了造返这个宏大的目标，即使要付出再大的代价，用生命来赌一把的精英知识分子李大招们也在所不惜。

我们很难知道这个时刻的教员是不是真正能够理解他即将要从事的是什么事，不过我们能够给出合理的推测：对于这样一位从未经受过系统的军事和政治常识培训的乡里人来说，是绝无可能理解如此高深的游戏。在寻常的首次会议上，教员的角色是文秘，也就是会议记录者。这种文秘角色必须积极而幼稚，多写字少说话，还要能够保密，满口湖南话的教员，不善言辞不善沟通，但偏偏又整天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连份正经工作都不去找，家里穷的揭不开锅，老婆杨开慧靠借贷度日，也还要积极混进各种学生社团参加各种学生活动，关键是文笔也还过得去，毛笔字写得尤其好，这些特质合在一起，恰恰就是秘密建党之时最好的憨愣文秘角色。所以在当时，在政治修养上还处于无知状态的教员，就以一个文秘的身份，参加了一个以造返为终极目标的秘密建党会议。

1922年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会议，并没有通知教员参加。但是党的高层领导者们很快就发现，没有比教员更好的文秘了。于是从1925年4月的第三次会议开始，又恢复了教员的文秘身份，此后这份文秘工作就专属于教员。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也是教员的第一份正式职业，在一个以造返为目的的秘密政党里担任文秘。他的工作表现得无疑非常出色，笔头超快的教员完美的记录了会场上的所有发言，并且绝不会多嘴多舌。当然了，即使他尝试讲话，也没人会认真的去听他的湖南土话，在第三次党的会议上，根据舒联的指示（嗯，这个时候舒联

终于成立了),会议决定要去跟孙钟山的广东军政府联合,一起推翻北洋政权。

在孙钟山的国民党那边来说,对于联合没有任何抵触。要知道孙钟山从1921年到1923年的日子过得真不算舒坦,军政府和非常大总统的机构都是虚的,要权没权要钱没钱,手上一个兵都养不起,想忽悠广东军阀陈炯明北伐,陈炯明这种人精当然知道自己才能,吃几两干饭,要跟精锐的北洋军阀打仗,纯属白日做梦,于是也不跟孙钟山客气,直接不把大总统的命令放在眼里。现在穷得一穷二白的孙钟山看到舒联人找上门来,大规模的提供资金援助,当然兴奋得不行,于是1924年1月,孙钟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贡铲党实行了首次联合,全体贡铲党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招这种钟贡领导人,当然获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而文秘教员,则获任为党办宣传部代理部长,依然从事文秘工作。

国贡联合之后,在舒联庞大的财力支持下,孙钟山终于有钱大规模募兵,并于1924年6月建立了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体系,开始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在手上有钱有兵之后,孙钟山第一时间就是与曾经的盟友洪门决裂。于是1924年8月份,洪门的军事武装“广州商团”与孙钟山手上的新军在广州芳村激战1周,整个芳村打成一片焦土,最终商团军全军覆没。可怜洪门一路配合孙钟山发起起义,起义成功后还将整个武

装力量双手奉上，但是一旦孙钟山这厮能够独立，立刻就是翻脸不认人。这种背信弃义的小人行径当然得不到什么好报，几个月之后的1925年3月12日，孙钟山暴毙，结束了丫忽悠瞎扯的人生。

在这里顺带说一下，当时广州洪门大佬就是黄飞鸿，1924年黄飞鸿已经68岁，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风烛残年。广州商团被孙钟山剿灭后，黄飞鸿赖以谋生的宝芝林也被孙钟山一把火烧掉，以作为对洪门残余力量的警戒。黄飞鸿气怒交加，终于病倒，但是强撑着不死，一直拖到1925年，看着孙钟山暴毙，黄飞鸿才在一个月后欣慰的去世。

孙钟山死后，国民党的领袖地位由蒋介石继承。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意识到，整天忙着在广州开办各种宣传班讲习班的教员，日后会成为自己的终身对手。他此时正忙着整顿手头的军事力量，开始筹划北伐，与强大的北洋军阀正面对战。钟幞即将陷入悲惨的全国性战争，每个人都将要在接下来的连绵的战争岁月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章秋收时节暮云愁

依靠舒联援助，国民党终于组建起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老蒋手上的中央军系自此诞生。1925年年初，蒋介石肃清了广东省内军阀陈炯明的势力，将陈炯明赶到香港，算是完成了内部军事势力上的统一，广东自此真正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当然陈炯明并没有就此消沉，他在香港担任洪门老

大，改组洪门，将松散的洪门打造成了组织严密专心与国民党作对的“钟幙致公党”。在此后的战争岁月中，被陈炯明改组后的钟幙历史上最大的地下黑社会组织洪门，或者说致公党，将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深刻的影响历史。

1925年7月，国民党完成了政治架构上的调整，从不伦不类的广东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军队则统称为国民革命军。

是汪精卫，革命军的主官则是蒋介石，两人相互制衡。未能实现军政权力的统一，将成为蒋介石心中永远的痛，此后汪精卫这厮时不时的就要跳出来刷一把存在感，跟蒋介石唱反调，最后一直唱到去给日本人做走狗，组建汪伪政府，当然这都是后话。

在当时来说，国民党算是完成了北伐上的组织准备。在这个时刻，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贡铲党人了。孙钟山这种二逼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跟一群职业造反派合作，蒋介石一辈子摸爬滚打，乃是十足的人精，对贡铲党打算架空国民党高层的那点小算盘，看得清清楚楚。就贡铲党当时那些书生教授领导人来说，忽悠孙钟山还行，要跟蒋介石玩花花肠子，基本上就是白日做梦。

1926年3月，蒋介石自编自演了一个“中山舰事件”，宣称中山舰舰长，贡铲党人李之龙擅自带兵要来谋杀自己，以此为由将国民革命军高层中的贡铲党人(包括周恩莱)全部清退了出去。这种玩法已

经称不上阴谋了，直接就是阳谋。摊开了就是要把高级将领中的贡铲党人赶走。然而当时的贡铲党对此毫无办法，内部吵成了一锅粥。丢了革命军政治部主官身份的周恩莱固然是恼羞成怒，声称要就此与国民党决裂，要求舒联停止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教员也不太能搞得清楚状况，跟周恩莱站在一边咋咋呼呼，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理应决裂。这事算是周恩莱跟教员第一次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然而结果当然是无疾而终。在舒联的立场上，钟幙当然是越乱越好，北洋军阀这个居然敢跟自己动刀子的政府当然是越早灭亡越好。蒋介石要在北伐之前清洗异己，就让他清洗好了，没啥了不起的。陈独秀看透了这一点，所以自始至终对于中山舰事件毫无反应，此后也逐渐对舒联失望透顶，对钟幙贡铲党这个高度依赖舒联的造反团体的前途也是悲观不已。

通过中山舰事件清理了一通高层贡铲党人之后，教员则留在广州继续办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而蒋介石同年7月份开始北伐，全套苏式装备的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到8月底就越过湖南，打到了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内部本来正在攻伐不休，吴佩孚跟冯玉祥打得不可开交，现在看到北伐军打到了湖北江浙一带，眼看就要进军中原，占领安徽，那可是北洋军阀的根本之地，绝对不容有失。于是北洋军阀各系立刻团结起来，集结重兵进行反扑。国民革命军即使拿着精良的苏制装备，在团结起来的北洋军阀面前也没有了优势，于是双方在长江流域一带开

始进行长期对峙，打拉锯战，战线犬牙交错，遍地烽烟。

在国民党收复湖南后，当了5年文秘的教员终于获得了一份独当一面的工作：回湖南发展党组织，并主持湖南地区的全面工作。对于教员来说，如果将在建党会议上当秘书视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回湖南，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个1921年走出湖南去上海开建党大会的时候还一无所知的乡里人，到1926年，已经从事了足足五年的钟贡党办加国民党党办的文秘工作。他日常观察到的都是各色大人物们最真实的一面，日常写作的都是最高规格的文件，日常整理的都是最机密的档案。所有重大政治和军事会议都无法避开他，需要他旁听并整理会议资料。最关键的是，同时身为贡铲党和国民党的党办秘书，教员可以同时接触到这两边的核心机密。

他在广州说着一口湖南话，在文秘工作之外，操办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当时的风云变幻中，教员没有丝毫的存在感。

次的国民党高层会议之中，蒋介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刻，无法与旁人沟通的教员就缩在角落里默默的做着会议记录。对教员来说，从1921到1926年这五年无疑是他人生的起步阶段最宝贵的五年，他就此完成了必需的政治和基础军事知识积累。

教员已经蛰伏了太久，现在他终于有机会放开拳脚。回到湖南的他要知识有知识，要人脉有人脉，更关键的是要钱有钱，并且语言再也不是他的障碍。满口浓重的湖南土话恰恰是他打入各种社会组织内部的最好的沟通工具。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教员就跟湖南的地下帮会组织，洪门在湖南的分支哥老会，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洪门在湖南的广大农村具有非常强大的组织力量，并垄断了湘资沅澧四条江以及洞庭湖的水运。教员甚至惊讶的发现，自己的富商家族就必须每年向洪门交付巨额的保护费。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27年3月，教员完成了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本书里，教员讲述了底层的洪门势力与农会组织相结合之后的奇景：差不多所有的底层农民都被农会组织了起来，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相对抗。教员由此认识到，将松散的农民组织和动员起来是可行的。倘若钟贡取洪门的地位而代之，以庞大的农村为根据地，同样可以积累起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足以代替常见的工人革命模式。拥有了这份见识的教员自此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李大招陈独秀周恩来们，当然也超越了受困于军阀体制的蒋介石。蛰伏已久的教员对于社会动员的理解深入到了这个国家的骨髓，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一个能够亲手实践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蒋介石就给了他。

1927年4月，在北伐战争暂时受挫之下，蒋介石掉过头来，发动清党，全面清洗国民党内的贡铲党人。到7月份，原本对于清党还是持观望态度的汪精卫与蒋介石达成了共识，蒋介石放弃了部分非嫡系部队的指挥权，交由汪精卫指挥，并由此换来了双方的真正合作，史称“宁汉合流”。自此之后，原本只不过是开除了事的清党升级，变得普遍化和血腥化，贡铲党变成了死罪，一抓到就要被杀。不甘心坐以待毙的贡铲党人愤而动员起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全部基层力量，连续发起了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三次起义的主力部队当然都是贡铲党人渗透得最深的国民革命军。

南昌起义于1927年8月份打响，规模浩大，积蓄了贡铲党人最庞大的力量，总兵力约两万人，起义部队短暂的占领了江西南昌。然而在当时来说，江西的地理位置实在是过于重要，国民革命军正北靠着江西，于江浙皖一带跟北洋军阀打拉锯战，现在后院起火，真是孰不可忍！刚刚获得部分兵权的汪精卫火冒三丈，调动主力部队前来扑灭起义军。起义军当然无从对抗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于是起义很快就被扑灭，起义军四分五裂，一部分由朱德带领，从江西往湖南方向逃亡。另一部分则南下广东，在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大本营，发起了一次自杀性的小规模起义，随后全军覆没。

1927年9月9日，也就是南昌起义一个月之后，教员在湖南发起了秋收起义。这次起义的规模很小，总兵力只不过三千余人。湖南在当时也不算啥战略要地，控制湖南的唐生智连国民党政府的嫡系都不算，乃湖南的土军阀，只是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当了一把带路党而已。进群微信: xuetaang7799信 pep

而，秋收起义军面对唐生智的弱旅，竟然同样也是打不过。想要啃下几个城市来补充给养，一个都啃不下。坚持到10天，起义军弹尽粮绝，高级军官陆续战死。唐生智和教员此时都是疲惫不堪。在唐生智这边而言，要吞下眼前这支残兵固然可以，但是自己也要伤筋动骨，于是双方很爽快的达成了默契，**编造了一通抓到了教员然后又逃走的假戏**。教员整顿残兵，往湘赣边方向撤走。唐生智方面则满意的宣称自己已经成功的镇压了起义，双方皆大欢喜。**这一次，蛰伏已久的教员手中终于有了一支军队，他将以自己超越世人的见识，参与到逐鹿中原的游戏之中。这一次教员将会一飞冲天，所有拦在他面前的障碍，都将会被他直接扫到一边。**

第四章不周山下红旗乱

1927年之后的钟贡一步步的迈入了全面战争状态，而它在组织架构上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在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发起清党行动的前一周，钟贡的两位书生领导之一，北大教授李大招就已经被北洋政府逮捕，并在4月底以叛国罪被执行死刑。事实上，身为钟贡的领导人，李大招居然长年定居北

京，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要知道当时根本就没有即时的消息沟通手段。长途电话这玩意还不存在，近距离通信靠的是效率低下的电报和邮件。一个以造返为终极目标的政党的领导人，非要待在敌人的大本营北京，使用不靠谱的遥控手段管理日益繁杂的政党事务足足六年，真不知道当时的钟贡的整个领导团体是过于幼稚还是过于愚蠢，从后来北洋政府公布的李大招教授与舒联间谍之间详实的资金往来记录和会面记录来看，这些材料必定是来自内部人的出卖，绝不可能是来自所谓的现场搜查，李大招教授即使是再幼稚，也不至于在家里堆上几年的密谋档案。至于出卖李大招教授的，到底是当时眼看就要撕破脸的国民党，还是干脆就是无法容忍这厮再犯幼稚病的钟贡党内同志，这已经是历史的谜团，估计永远都不会再有答案了。

目睹李大招横死的另一位书生领导陈独绣吓破了胆。1927年7月，陈独绣很主动的放弃了钟贡领导人的职务，对于一个月的武装起义，陈独绣同样也是毫不知情。到1929年，陈独绣甚至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假装岁月依然静好，以小清新平民的身份定居重庆，安静的活到1942年。李大招和陈独绣这俩不靠谱的书生领导，自此从历史中消失。

1927年7月之后，钟贡的最高领导人就像走马灯一样的换，张国焘短暂代理了几个月，然后瞿秋白主持了几个月工作，接下来是向忠发这位充满了争

议的人士(1931年6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枪毙。国民党政府宣布向忠发在枪毙前叛变并交代了大量秘密情报,然而此事的可信度很低)。在这混乱的人事更替中,甚至曾经以钟贡中央的名义发布过一个命令,对教员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失败进行了强烈谴责,并撤了教员的职。进群微信: xuetaang7799信 pe

然,这些事对于10月份率领残兵到达井冈山的教员而言,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兵权这种东西,绝不是千里之外的党中央的一纸命令,能随意剥夺的。当时,摆在教员面前的问题只有一个:生存。那个时候的教员手上只剩下1千人左右的败兵,弹药补给也是严重不足,跟井冈山当地的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委以虚蛇勾勾搭搭了一通,最后还把这俩发展成了党员,但是这并不是确保生存。好在1927年底之后北伐形势一派大好,冯玉祥脱离北洋,与山西军阀阎锡山联手,在北方发起了对北洋军阀的打击,国民党政府很是高兴,加大了自南往北的攻势。北洋军阀面对三路夹击,焦头烂额,拼命垂死挣扎,各方人马因此都来不及关注井冈山的那千把多人马,对教员来说,这真算是一件幸事。教员就此开始了一项钟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以政党的名义动员基层农民,消灭乡绅阶层。

自宋代之后,钟惺基层社会的主要形态,就是儒教科举制度与乡绅制度相结合的基层自治。钟华帝国朝廷的治理最多只能达到州县一级,再往下的广阔的镇村,乡绅们依靠科举考试带来的光环效应,把控住了底层社会的纠纷裁量权和财富分配权,具有

不亚于帝王的威望。

然而1906年开始，满清朝廷停止科举考试，乡绅治理就丧失了权威性，底层的权力中空总是需要人去填补。垄断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航运的洪门在这个时候趁势而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广大的南钟帼各省发展起强大的势力。两湖和云贵川地区的哥老会，江浙沪地区的小刀会和青帮，统统都是洪门的各种分支。借助垄断了商路的权力，洪门势力将地方乡绅的权力冲击得一塌糊涂。教员在湖南，就惊讶的发现自己家庭作为地方首富，竟然没有取得乡绅地位，却还要向哥老会支付高额的保护费，以确保生意能安稳的做下去。至于各县的农会，背后全部都有洪门的影子，传统乡绅们根本无从与之对抗。权力的真空已经出现，连洪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地下帮会，仅仅依靠垄断商路的权力，就能尝试大规模的填补空白。那么，一个政党，以成建制的武装力量来填补这个空白，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1928年年初，教员在井冈山的边沿地区做了一些土地改革试点，试图发动当地农民斗地主。结果不是很成功。当时教员手里的兵力过于弱小，还不足以动员起足够的民意。

份，朱德终于率领南昌起义的两千余残部以及湘南起义的八千农民军到达井冈山。尤其是南昌起义的2千残部，从1927看，8月起义失败以来，边打边撤，大半年下来，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竟然打

成了一支精兵，并诞生了无数名将，这里列举一下其中3位的名字：林彪、粟裕和萧克。

拥有了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之后，教员再次推动土改，这次他终于取得了成功。他将所有土地一律没收，然后进行统一分配。获得分配后的农民只有使用权，不得买卖，并承担向根据地政权直接缴税的义务。乡绅阶层自此被直接消灭，根据地政权拥有了直接面对千万农民的权力。这个正权能轻易剥夺农民的田地，当然也拥有了驱使治下的第一个农民打仗的权力。这种动员能力远远超出了钟幙此前的所有朝廷，并因此具有了极强的战争能力：这个小小的井冈山根据地，将能够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对抗国民党的围剿，并发展成强大的中央苏区。

1928年12月，教员将其土改经验总结提炼，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请注意，这是贡铲党人制定的第一份成熟的法律文件。针对土地问题优先立法自此成为贡铲党的惯例。到新钟幙建国之后，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第二部就是《土地改革法》。冥冥之中似有天定，在教员完成《井冈山土地法》，建立起严密的全民总动员机制的同时，蒋介石也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1928年12月，占据东北的北洋奉系军阀，年轻的张学良将军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蒋介石自此在名义上完成了统一。然而到了这个时候，舒联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北

洋政府既然已经被消灭，舒联拔出了心头之刺，就没有必要再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支援。另一方面，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有很大的嫌疑是日本人下的手，其子张学良将军因此与日本人交恶，双方剑拔弩张，恨不得大打出手。因此舒联人也不再担心奉系军阀与日本联手，对抗舒联的远东军。

微

(按照谁得益谁就是嫌疑人的逻辑，推测张作霖是被舒联弄死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土地革命站稳了脚跟的井冈山根据地，就再次进入了舒联的视野。

这个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日子过得还很尴尬。经济问题固然通过土改解决了，但是军事问题很难搞，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上万人的军队，总不能每个人只发一颗子弹吧？兵工厂这种东西，还真不容易发展起来。现在舒联人终于重新看上了井冈山，各种军火援助立刻就来了，教员和朱德当即就松了一口气，开始发动扩大根据地的攻势。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要将舒联的军火运到被重重包围之中的偏远的井冈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炯明改组后的洪门致公党，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洪门原本就控制了大半个南钟帼的商路，寻找隐秘路径运军火，这是人家的本行。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就要为孙钟山的背信弃义付出代价了。

从1929年1月开始，教员和朱德就开始了扩张战争，轻易的击败了国民党驻守江西的杂牌部队。到1931年1月，短短两年时间，小小的井冈山根据

地已经扩张到了整个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总兵力达到了4万余人，全部都是精良的苏制装备，井冈山根据地自此升级为中央苏区。

面对这样的局面，无论蒋介石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必须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中腾出手来，开始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战。钟幞历史自此走入了两党争霸阶段，一方是受阻于军阀体制不得施展的蒋介石，另一方，则是拥有了极致底层动员能力的教员。

(全文完)